

# 活下去，并且要记住

[苏]瓦·格·拉斯普京著



外国文艺丛书

# 活下去，并且要记住

[苏]瓦···拉斯普京著

王一吟 张继平 梅珍 史慎微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上海译文出版社

В.Г.Распутин  
**ЖИВИ И ПОМНИ**

«Роман-газета»1978, №7 (845)

Москва

根据苏联《小说报》1978年第7期译出

**活下去,并且要记住**

[苏联]瓦·格·拉斯普京著

丰一吟 张继馨

严梅珍 史慎微<sup>译</sup>

吴佚民校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中路967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刷三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8.125 插页2 字数 194,000

1979年6月第1版 1979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50,000册

书号: 10188·84 定价: 0.67元

内部发行

## 译者前言

瓦连京·格里戈里耶维奇·拉斯普京是近年来在苏联颇为走红的作家。他以1937年生于西伯利亚，在伊尔库次克大学语文系毕业后，曾先后在伊尔库次克和克拉斯诺雅尔斯克任编辑。在此期间出版过两部特写集。

1961年，他在西伯利亚的文艺集刊《安加拉河》上发表了第一个短篇小说《我忘了问廖什卡……》，其后又陆续发表一些短篇小说。这些作品在1966年召开的西伯利亚及远东青年作家会议上博得好评。1974年后，拉斯普京相继发表了《活下去，并且要记住》、《最后的期限》、《为玛丽娅告贷》以及《别了，马焦拉》等四部中篇小说，自此引起苏联文坛重视。1976年6月底，拉斯普京在苏联作协第六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该协会中央监委委员。

《活下去，并且要记住》最初发表于1974年，先由杂志连载，后出版单行本，1976年曾被推举为苏联国家奖金候选作品，结果落选。但在1977年经再次推举，终于被选为苏联国家奖金得奖作品，1978年并在已有单行本的情况下，由苏联刊载文学作品的主要杂志《小说报》重行发表。塔斯社宣称，这部小说是七十年代苏联最为畅销的书籍之一，并已在许多国家翻译出版。

《活下去，并且要记住》写苏联卫国战争时期一对青年夫妇因

“战乱”而酿成的悲剧。丈夫安德烈在作战中虽然并不胆怯，三次负伤，但因眷恋妻子、家庭、和平的农村生活而在伤愈重返前线时从医院逃回故乡，潜藏在离村不远的荒山野岭，冒着随时都可能遭到国家法律严厉制裁的危险，与妻子纳斯焦娜相会。妻子因深受俄罗斯古老习俗的影响，认为同丈夫生死与共，替丈夫生儿育女，传宗接代，是妇人的天职，便冒尽风险，窝藏丈夫，同他一度又一度地相会，终于在多年不育之后怀了孕，因而被村人看出破绽，陷入走投无路的绝境，最后在被人跟踪的情况下，于极端羞愧和绝望的心情中，身怀胎儿，投河自尽。丈夫却逃走了。

作者通过这部小说企图告诉人们，所谓好与坏、善与恶并不是绝对的。战士冲锋陷阵诚然好，诚然英勇，但内心未必是为了杀敌，很可能是期望敌人的一枚子弹把自己打伤，这样至少可以有一段时期避开“地狱般的战场”生活。逃兵固然坏，固然可耻，但未必是出于贪生怕死，临阵脱逃，存心背叛祖国。外界的因素，诸如官长的不通人情，军医的冷漠专横，甚至细微如交通阻梗等等原因，都可以促使一个本来还可能继续作战下去的人，一步步地成为逃兵。总之，外界的因素可以迫使一个善良的人，抱着无可非议的善良意图，走上为社会、为国法所不容的犯罪道路。曲意为安德烈逃离战场开脱。

小说发表后，在苏联国内激起了评论界的强烈兴趣，并一度引起争论。苏联报刊如《真理报》、《文学报》、《文学的俄罗斯报》、《十月》、《旗》等全国性报刊，乃至一些地方报刊，均发表评论或报道。苏联主要文学评论刊物《文学问题》还特地组织所谓圆桌会议，讨论拉斯普京及其作品，并将发言登载在该刊1977年第2期上。

小说发表之初，在苏联，曾有一种意见认为这部小说塑造了“一个消极的形象——逃兵的形象”，属于“逃兵文学”。论者认为小说在艺术上也无可取之处，主题情节，以至不少细节，都同钦·

艾特玛托夫早期的一篇短篇小说《面对面》和尤·冈察洛夫的中篇小说《逃兵》雷同，文笔也显得拖沓、冗长、沉闷。但这种意见很快就遭到围攻、嘲笑，而在报刊上绝迹了。

代之而起的是，苏联报刊对这部小说的激赏和揄扬，认为这部小说“证明了现实主义具有永不枯竭的潜力，代表了今日对现实主义的探索”。它“以高度的戏剧性描绘了生活中的两大力量——生和死——的搏斗”，从而塑造了一个丰满、感人的形象，即女主人公纳斯焦娜的形象。她固然是丈夫的同犯，但是论者认为“她的心始终没有离开人民”，而“她道德上的纯洁乃是农村的新生活赋予她的”，“她是以苏联农村的眼光来观察自己的心灵的”，“她是现代人民精神的自然体现”，因而博得了人们的同情。他们称扬拉斯普京是“才华卓绝”的作家，工于心理刻划，笔触细腻、生动、引人入胜，特别是描写妇女更其如此。《小说报》在发表这部小说时，于前言中称这部小说是“近几十年来苏联文学中的一部杰作”。而《文学的俄罗斯报》则更进一层，说：“这部作品由于其深刻的人道主义内容贯穿了人民的思想，保证了它必将垂诸久远。”

现在我们将这部在苏联文坛一度引起争论，最后被一致赞赏的作品翻译过来，以供我国读者了解、研究和批判。

# 1

在战争的最后一个年头——1945年年初的冬天，这一带气候不太冷。不过到了主显节，严寒还是占了上风，温度照例下降到零下四十度以下。经过一星期的天寒地冻之后，霜花从树木上掉落，树林完全失去了生气，满地的雪踩上去咔嚓咔嚓直响，松散得好似细砂，空气变得如此的凛冽，仿佛一碰就要碎裂似的，早晨往往连喘气也感到困难。但接着就回暖了一次，后来又回暖了一次，于是在空旷的地方，雪面上很早就结起了一层坚硬的冰凌。

在这严寒的日子里，安加拉河畔古斯科夫家下坡的菜园子内靠河边的澡堂里发生了失窃事件：米赫伊奇·古斯科夫的一把精制老货木工斧头不见了。他家历来凡是有东西生怕外人看到，总是藏在炉子边一块没有钉死的地板底下。古斯科夫老头儿清楚地记得，上一夜他用这把斧头剥过烟草后，仍把它藏回到了那里。可第二天发现斧头不见了。到处都找不到，无影无踪。米赫伊奇在澡堂里上上下下、前前后后搜索了一遍，结果发现失窃的原来还不是一把斧头，有人把这里当作自己家似的，竟从搁板上顺手牵羊拿走了整整一半自种烟叶，而且还贪得无厌地捞走了搁在脱衣间里的猎用旧滑雪板。这下老头儿古斯科夫可明白了：小偷是外来的，他的斧头再也没有指望找到了，因为本村的人何必拿走滑雪

板呢。

纳斯焦娜得悉失窃的消息时已是晚上，收工以后。米赫伊奇一整天都无法平静下来，在这种兵荒马乱的年头，叫他上哪里再弄这样一把斧头呢？什么样的斧头也弄不到，何况这样一把，它象小玩意儿一样，又轻，又锋利，正合手。纳斯焦娜听见公公大发雷霆，没精打采地想：为了一件铁器，就值得那么心痛吗，其实家里早就弄得乱七八糟了。只是等到纳斯焦娜躺到床上，休息下来的身子在昏昏入睡之前感到微微酸痛的时候，她的心头猛地一震，忽然想到：如果是外人，怎么会想到看看地板底下有什么东西呢？她差一点被这无意中偶然想到的念头憋得喘不过气来，睡意立即烟消云散，于是她睁大眼睛在黑暗中躺了很久，一动也不敢动，生怕向谁暴露了自己这可怕的猜测。她时而把这猜测从自己头脑中驱赶掉，时而又把它的纤细的、断断续续的头绪重新收回来。

这一夜纳斯焦娜没有睡好，早上，天蒙蒙亮，她就决定亲自去澡堂看看。她不走那条在雪地里踏出来的通过牛犊栏的小路，而是穿过村里的一条冷僻的小巷，往下走到安加拉河边，再向右一拐，就望见了耸立在峭岸上木栅后面的澡堂屋顶。纳斯焦娜在峭岸下站了一会，然后小心翼翼地踏着结冰的踏级，登上峭岸，为了免得栅栏门嘎嘎作响，她从围栅上爬了过去。她不敢马上走进澡堂，在门前踌躇了好一会，这才伸出手去，轻轻地拉那扇矮门。可是门冻牢了，纳斯焦娜用尽力气才拉了开来。没有，就是说，里面一个人也没有，其实也不可能有人。澡堂里很暗，一扇开向安加拉河的朝西的小窗子里刚刚开始出现暗淡呆滞的晨光。纳斯焦娜在窗旁的木炕上坐下来，好象野兽一般凭灵敏的嗅觉拚命嗅澡堂的空气，希望能闻到一些新出现的、生疏的、然而却是她当年闻惯了的气味，可是除了冻结的霉烂物所发出的有点刺鼻的辛辣味之外，其他什么也嗅不到。“我这傻瓜，尽胡思乱想，”她责备自己，于是



站了起来，自己也弄不明白为什么要到这里来，想在这里发现些什么。

这天白天，纳斯焦娜把麦秸从打谷场运往集体农庄的院子里去时，每次走下山坡，就象中了魔似的，必定要向澡堂方面望望。她很恼火，想制止自己这样做，但是眼睛仍然一次又一次地盯住暗沉沉的、棱角突兀的澡堂。麦秸得用铁叉从雪底下挖出来，再抛到雪橇上去。运过三趟以后，干任何活儿都能耐劳的纳斯焦娜就已疲惫不堪，难以支撑了。昨晚失眠显然对这也有影响。所以晚上，纳斯焦娜一吃完饭，人就象死了一样瘫倒在床上。也不知是夜里做梦得到了启示，然而由于酣睡忘却了启示呢，还是醒后才想出来的主意，总之，她醒来后，已经明确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了。她在粮仓里挑了一只最大的圆面包，用一块干净的麻布包起来，悄悄地拿到澡堂里，放在劈对澡堂门的木炕上。她在澡堂里又坐了一会儿，掂量一下自己神志是否清醒，然后象祝祷似地悄悄叹口气，掩上门，走了。

此后接连两个早晨，纳斯焦娜都去澡堂察看，谁也没有来碰过这只圆面包。于是她又换了一只刚烤出来的，仍旧放在那个显眼的地方。她已经不再抱任何希望了，可是有一种使人不得安宁的、摆脱不掉的紧张心情迫使她继续去探索斧头的下落。外人是可能猜到地板底下有一个秘密所在的。瞧，那块地板同其他的地板紧紧地排在一起，严严实实，就是上面跳舞也不会松动。或许这秘密被某个人偷看了去？面包，面包应该揭示出这个人是谁，要抵制面包的诱惑是很困难的。

又过了两天，圆面包失踪了。纳斯焦娜发现圆面包已不在原处，大吃一惊。她呻吟着，颓然坐到木炕上，摇头叹息说：不，不可能。这不可能！大概是公公或者婆婆来过，看见这里有一只圆面包，就带回家去了。这就是全部答案。纳斯焦娜扑通一声跪到地

板上，瞧，地上有面包屑。不，不是公公，也不是婆婆，而是另一个人。在炉子的冷却了的灰烬里，纳斯焦娜掏到了一个烟蒂。

从这一刻开始，她似乎神不守舍了，心里想的只有一件事：接下来会怎么样？她料理好家务，到集体农庄去干活时，在人前虽能保持常态，但暗地里却不时四面惊顾，害怕身旁的每一个声音。她既然连在等什么都不知道，自然就没耐性再等下去了。于是到了星期六，她就打起洗澡的主意来。谢苗诺芙娜说天气太冷，劝她作罢。可是纳斯焦娜坚持自己的主张，说水由她来拎，炉子由她来生，他们公婆二人只要等着洗澡。

其实洗澡的准备工作她很快就可做完，活儿并不繁重，但她故意拖拖拉拉。她劈松木柴时，掺了一半不易燃烧的桦木柴进去，炉子也比往常生得迟些。这一天很冷——严寒还刚刚开始缓和一些，——不过天气晴朗，没有一丝风。纳斯焦娜每次从安加拉河畔拎了水走上岸来时，都不由得要望望烟囱里的烟。桦木烧出来的黑烟，由于没有风而形成一根笔直的柱子，直往高空冒，老远都望得见。她烧了满满一大桶水，超过了需要量，洗净了地板和蒸浴床，然后略微堵上了烟道，这时已经暮色沉沉，她才去叫两位老人家，没忘记关照他们随身带些火油去点灯。

她仿佛是在梦中，几乎是在摸索着走动，既不觉得紧张，也不感到一天工作的疲劳，然而一切都按计划做得一步不差。等两位老人家洗毕，她就收拾好内衣准备去洗澡。谢苗诺芙娜问她和谁一起去洗，她撒谎说和纳季卡一起去。往常纳斯焦娜总是约个女邻居共浴，免得望着自己赤裸裸的日益憔悴的身子感到伤心而泪水盈眶。但是今天她可不能带女伴。天还没有黑透，所以没有星光，纳斯焦娜摸黑来到澡堂，用破布从室内把小窗遮起来，然后脱掉衣服，草草地冲洗了一下，因为她所预测的那个时刻很可能过一会儿就要来到。

洗好澡，纳斯焦娜回到家里，在灯下对着镜子梳好头发，然后对两位老人家说，她要到纳季卡那里去坐一会儿，她装作的确和她一起洗过澡的样子。纳斯焦娜真的到纳季卡那里去弯了一下，但是没有待多久，而且也没有任何事要找她，只是为了露露面。然后赶紧回到澡堂。她偷偷摸摸地走到门边，生怕来迟了一步。她先倾听一下里边有没有人，才小心翼翼地走进去。澡堂还没有冷却，为了不让自己出汗，纳斯焦娜在门坎上坐下来。如果有人来了，她可以及时站起来避开，而现在只剩下一件事，那就是等待。

从村子里传来最后的微弱的人声、狗吠声，然后一切静息下来。安加拉河上偶尔有一阵紧张地疾驰而过的冰面开裂的响声。澡堂呼呼地吐着汽，逐渐冷却下来。纳斯焦娜坐在一片黑暗里，只能勉强辨别出小窗。她呆然不动地坐着，觉得自己好象一只可怜巴巴的小动物。独自一个人深更半夜能在这儿干啥呢？她试图思考些什么，回忆些什么，可是办不到。本来生活在人们中间很容易办到的事，一个人在这里就休想办到了。

夜深了，门里吹进来的风越来越大，她只得移坐到木炕上去。

看来她还是打了个盹，因为她竟没有听见脚步声。门突然打开，有什么东西从她身边擦过，沙沙地钻进了澡堂。纳斯焦娜给惊醒了，跳了起来。

“天哪！是谁，谁？”她大叫一声，吓得发呆了。

一个庞大的黑影在门口愣了一下，然后扑向纳斯焦娜。

“别作声，纳斯焦娜。是我，别作声。”

村里的狗喧嚷了一阵子，就静息了。

## 2

阿塔曼村位在安加拉河的右岸，总共只有三十户人家，算不

上一个村庄，只是个小小的居民点而已。这村子尽管有一个响当当的名字<sup>①</sup>，却是孤守僻处，而且从战前开始就已逐渐萧条，如今已有五家农舍——都是牢固的木房，而不是破旧的棚屋——窗子钉没，成为死屋了。为什么许多村子在战时都人丁稀少了，这是用不着解释的，全都出于同样的原因。可是人们，尤其是未及置备产业的那些年轻人，从阿塔曼村迁走却要推至更早的年代。他们被较兴旺的大村镇引诱过去，那里有发展的前途，而阿塔曼村却没有。这村子当年孤零零地建立在人烟稀少的地方，离开同岸最近的卡尔达村——也就是阿塔曼村所属的村苏维埃所在地——有二十多俄里<sup>②</sup>之遥。的确，安加拉河对岸的雷勃纳亚村离阿塔曼村比较近些，可是雷勃纳亚村总是与它下游的邻村保持联系，那里有村苏维埃，有商店，有首长，区中心也在那个方向，人们凡是有什么事要办，都到那里去，难得渡河到阿塔曼村来。阿塔曼村旁虽有带着种种消息的轮船噗噗驶过，可是有好多消息却从这个孤零零、灰溜溜地矗立在河岸上的村子旁边绕过去了。就连战争爆发的消息，这里也是到了第二天才得知的。

然而必须指出，这个村子的命运并非一向就是这样默默无闻的。阿塔曼这个村名是从另一个比它更响亮更吓人的名称——土匪村变来的。很久以前，这里的男人喜欢从事一种悄然无声、有利可图的行当：拦路抢劫来自勒拿河的淘金人。这村子的位置对于干这种行当太方便不过了，山岭延伸到这里，几乎与安加拉河紧相连接，过路人即使想从一旁绕过村子也无路可走。不论愿意不愿意，非走到村道上来不可。于是这辈亡命之徒就在河边最狭窄的地段守候着勒拿河的淘金人——这村子的名声就此永远留传下来。本来口头上流传的“土匪村”这个名字搬上了公文，但还在建立苏

① “阿塔曼”在俄文里是“首领”、“头目”的意思。

② 一俄里等于1.06公里。

维埃政权之前，乡公所里有人就已觉得这名称不成体统，把它改成了“阿塔曼村”——既保留了类似的意义，听起来又不那么刺耳。可是这一带的人不知为什么不同意这样改名。过了许多年，直到今天，卡尔达、雷勃纳亚和其他村里的老头儿们还不约而同地重复着同样的话：

“全村人都当土匪，却想把责任推到一个头目身上。不行，办不到。”

命运把纳斯焦娜从上安加拉河带到了阿塔曼村。在饥馑的1933年，十六岁的纳斯焦娜在伊尔库次克近郊的家乡埋葬了母亲之后，为了不让自己饿死，给八岁的小妹妹卡季卡拾掇一下，就带着她去安加拉河下游流浪，因为她听说那里的穷人境况要好些。她俩的父亲死得更早，还是在成立集体农庄的纷乱的第一年就中冷枪死了，据说是做了替死鬼，原来要打死的是另一个人；至于是谁开的枪，没有查出来。就这样，两个女孩成了孤儿。整个夏天，纳斯焦娜和卡季卡辗转于各个村子，在这儿挣得一口晚饭，在那儿讨到一些施舍，——那是人们看在幼小可爱的卡季卡份上才给的。要不是有卡季卡，纳斯焦娜恐怕早完蛋了。纳斯焦娜身体单薄得象一个影子，又长又瘦，手、脚和头全显得怪模怪样，脸上凝聚着痛苦的表情。她代替母亲照顾着卡季卡。只是为了卡季卡，她才勉强支撑着，给人扛活，乞讨一口面包。

将近秋天的时候，姊妹俩好容易来到柳季纳村，纳斯焦娜记得这儿住着她的姑妈。姑妈絮絮叨叨地埋怨了一阵，但还是收留了两个女孩。纳斯焦娜将息一番以后，就上集体农庄劳动，卡季卡则去上学。这时候日子开始好过一些：菜园能长出蔬菜了，庄稼熟了。饥饿这种病，只要有东西治疗，要治好它并不难。入冬前，纳斯焦娜就已渐渐恢复元气。下一年是个了不起的丰收年，在这种年成还吃不胖的话，才害臊呢。纳斯焦娜脸上过早出现的皱纹消

失了，身体丰满了，面颊上泛起红晕，眼睛有神了。不久前的丑丫头出挑成一个出色的大姑娘。两年后，安德烈·古斯科夫就在柳季纳村遇上了她。安德烈虽说是个外乡人，却是个机灵神气的小伙子，他是划着木筏到这个村子附近的蓄油池来运取燃料的。他俩很快就谈成功了。纳斯焦娜在姑妈家做劳工，过厌了弯腰曲背、为人作嫁的日子，这也是促使她答应下来的一个原因。安德烈把一桶桶燃料送到农业机器站后，一刻也不耽误，立即坐轮船赶回，把纳斯焦娜带到自己的阿塔曼村去了。

纳斯焦娜急着嫁人，就象跳水一样迅速，不加过多的考虑。反正总要嫁的，很少有人能绕过这一关，那么又何必拖延呢？至于在异乡的新家庭里什么命运在等待着她，她没有很好地想过。结果，她摆脱了劳工，重又当上了劳工，只是换了一个家院，家当大一些，要求更严厉些。古斯科夫家饲养着两头母牛，还有绵羊、猪猡、家禽，一所大房子里只住三个人，纳斯焦娜住进来，才是第四个人。一家的重担立刻落到她肩上。谢苗诺芙娜早已在等候媳妇，好让自己终于能吃口现成饭，享享清福，等到盼着了这一天，她却生了一场重病，两腿浮肿得厉害，行动困难，走路摇摇晃晃，象一只鸭子。可是谢苗诺芙娜仍旧当家，她滚动这只轮子已滚了一辈子，现在由另一双手来滚，她就看不入眼，觉得那双手既笨拙又懒惰，而这无非是因为那双手不是她自己的。她的性格并不和蔼：有时发起脾气来，不容对方辩解，有时恶狠狠地绷着脸，一句话也不说——必须有纳斯焦娜那样坚强的忍耐力，才能同她顶撞。纳斯焦娜通常总是默不作声。她这种本领还是在她带着卡季卡走遍安加拉河畔的村子乞讨度日的那年夏天学会的，那时候，任何一个人，只要愿意，都可以无缘无故地骂她。当然，如果她是本地人，是阿塔曼村人，娘家就住在这里，遇事可以出来保护她，不让她受欺侮，那么婆家对她的态度也就不敢这样。但她是一个寒酸的孤儿，不知从

哪里流窜来的，带来的嫁妆只有随身穿的一件旧连衫裙，为了出去见人，穿的着的还得由婆家给她张罗，这就是谢苗诺芙娜心中对媳妇根深蒂固的成见，每当她心头恼火时这种成见就给她火上加油。

不过，一年年下来，谢苗诺芙娜对纳斯焦娜逐渐习惯起来，埋怨的话越来越少了。她承认媳妇脾气随和，又爱劳动。纳斯焦娜不但不耽误集体农庄的活儿，而且几乎把全部家务都包了下来。男人们只消准备木柴和储存干草。如果屋顶塌下来，自然也由他们来顶撑，至于到安加拉河边去拎水或者洗刷畜栏之类，则被认为是失男人体面而不光彩的事。谢苗诺芙娜的病腿走不远，纳斯焦娜则忙得团团转，她已经成了不可缺少的人，这不由地使婆婆软下心来。只有一件事，她不肯原谅纳斯焦娜，那就是她没有生孩子。她倒并没有责备媳妇，因为她知道对任何一个女人来说，这是最疼的伤疤。但这件事她总是耿耿于怀，尤其因为她和米赫伊奇也只剩下了安德烈一个孩子，既是老大，也是老二，又是老三，因为在他前面出世的两个女孩都没有活下来。

也正是因为不育，纳斯焦娜才不得不忍气吞声。她从童年时代就听说：肚子里生不出孩子的女人算不得女人，而只是半个女人。纳斯焦娜没有料到自己有这个毛病，轻率地出嫁了。虽然她婚前就知道做女人的嫁人后过的是什么日子，但仍为自己生活中这一莫大的转变感到高兴，直到过后才有点惋惜自己的处女时期太短暂了，这也是一般常见的情况。安德烈一度和她相亲相爱，称她为心肝。最初他们根本不考虑生孩子的事，两人只是形影不离，享受着亲密无间的乐趣，这样也就心满意足了。孩子甚至会妨碍这幸福。可是到了后来，渐渐地，悄悄地，由于唯恐破坏了自古以来家庭生活的常规，不知怎的产生了一种惶惑的心情。起初他们要避免的和为之担心的事，现在却开始期待着它了，会不会有呢？几个月过去了，一丝音讯也没有，于是期待发展成焦躁，进而又变

为恐惧。只一年光景，安德烈对纳斯焦娜的态度就完全变了，吹毛求疵，粗声粗气，无缘无故就张口骂人，到后来索性学会了挥舞拳头。纳斯焦娜逆来顺受着，因为按俄罗斯女人的习惯，她们一生中只有一次安排自己命运的机会，以后就得忍受临到头上的一切。况且纳斯焦娜认为这事应当归咎于她这方面。只有一次，安德烈在责备她时说了些实在不堪入耳的话，她才忍无可忍地回答说：他们两人当中，还不知原因在谁身上，——是她还是他，因为她还没有同别的男人试过。他把她打了个半死。

到了战前最后一年，他们的日子过得倒比较和睦了，似乎两人又重新开始相互习惯起来。现在他们已经摸清楚了彼此的脾性，因此便屈服于一条古老的规律：做了夫妻，就得过下去。纳斯焦娜从安德烈那里得到的温存照例不多，不过他瞎胡闹的次数也显著地减少了。纳斯焦娜对此已很高兴，她想，两人都还年轻，迟早总会有个结果的。要不是发生了战争，大概已经得到了这样的结果，可是战争开始了，多少希望都成了泡影，岂止这一种呢。

开战没几天，安德烈就被征入伍。纳斯焦娜伤心痛哭，哭了一阵，平静下来了。不仅她一个人遭此不幸，别的女人还得抚养孩子，比她更惨。从她出嫁以来的这些年内，她似乎还是第一次因自己未曾生育而感到欣慰。她其实不该抱怨命运，她的命运为她作出的安排很合理，命运老早就预见到现在落到人们头上的凶险，所以预先安排好让她熬受这次凶险时是单独一个人。以后好日子来到，孩子也会来到的，为时还不晚。但愿安德烈能回来就好了。在烽火连绵的日子里，她全靠这一指望活着，在过了今天不知道明天的可怕年月里，她始终存着这一指望。

安德烈打仗一直很顺利，但到1944年夏天，突然失踪了。过了两个月之后，才收到他从新西伯利亚的军医院里寄来一封信，说是受了伤，伤愈后，会放他回家待几天的。纳斯焦娜起初打算到新



西伯利亚去探望丈夫，但看到这句话，就打消了前去的念头。既然会放他回家，那最好在家里团圆——这就是他们两人本来的打算。但是安德烈估计错误了，深秋时节，他写来一封短信抱怨说：不行了，不会有什么结果，医院要他出院，但是要把他送回到前线去。

于是又杳无音信了。

在圣诞节前，村苏维埃主席科诺瓦洛夫和麻脸的户籍警布尔达克（人们背后称他为“笨蛋克”）突然从卡尔达村驾临阿塔曼村。他们在安加拉河边拨转马头，直奔古斯科夫家。纳斯焦娜不在家。

“你们的儿子有什么消息吗？”布尔达克象审讯似地厉声问米赫伊奇。

米赫伊奇把安德烈最后两封信给他看。布尔达克看了信，又让科诺瓦洛夫看了，然后藏进自己的衣袋里。

“他没有再来信吗？”

“没有，”惊慌失措的米赫伊奇终于醒悟过来。“他怎么啦？他在哪儿？”

“我们就是要弄清楚这件事：他在哪里？你们的安德烈·古斯科夫下落不明。如果他告诉你们在哪里，你们就通知我们。明白吗？”

“明白了。”

米赫伊奇什么也不明白。他不明白，谢苗诺芙娜和纳斯焦娜也不明白。

可是在主显节的严寒日子里，古斯科夫家澡堂地板底下秘洞中的一把斧头失踪了。

### 3

“别作声，纳斯焦娜。是我，别作声。”